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七期
2020 年 6 月 頁 1~26

從南宋中興四大詩人的唱和作品論其交誼

宋邦珍

輔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副教授

摘要

「唱和詩」是一種以交往為目的，以應制、同題、贈答、聯句為手段，展現詩人交往關係的詩歌。自從唐代之後唱和詩就是文人之間常常使用的詩體，迄宋代更是文人聯絡感情的一種寫作方式。

南宋中興四大詩人指的是陸游、楊萬里、范成大以及尤袤四位詩人，他們的年齡相差一至三歲，皆是靖康元年前後一、二年出生的詩人。四人之間的交誼甚厚，交往頻繁，時常唱和，從他們的集子都可見互相唱和之作。本文乃就這四人的文集、詩集加以爬梳，尤以唱和詩為主，以凸顯四大家之情誼與交往狀況。

四人情感是以文會友的方式來進行，唱和詩多，從唱和詩中可見他們的文采以及情感真摯的一面。相較而言，陸游和范成大情誼深厚、惺惺相惜，以至范成大去世。楊萬里、尤袤二人因為同時於臨安任職時間較長，除了唱和之作甚多，另有一些趣聞流傳下來。陸游與楊萬里兩人情感由濃轉淡，以至毫無來往，應是兩人至晚年因理念不同而漸行漸遠。

總之，從唱和之中可見四人之互動狀況，以及情感細膩的傳達。

關鍵詞：南宋中興四大詩人 陸游 楊萬里 范成大

On the Friendship of the Four Poets of ZT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ung Pang-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Industry

Fooying University

Summary

The four major poets of the ZT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fer to the four poets Lu You, Yang Wanli, Fan Chengda, and You You. They differ by one to three years. They are all poets born in the first or second year of Jingka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four people is very strong, the interaction is frequent, and they often sing peace. From their collections, they can see that they sing harmony. "Singing and Poems" is a kind of poems that show the poet's 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means of response, same question, gift-giving, and conjunction.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anthologies and poems of these four people, especially singing and work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friend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ur people.The emotions of the four are performed in the manner of literary members, who sing frequently, and their literary talent and sincere side can be seen from the singing and works. In contrast, Lu You and Fan Chengda had a deep friendship and cherished each other, and even Chengda died. Because Yang Wanli and You Xun have been in Lin'an for a long time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to singing and writing, there are other interesting stories passed down. The emotions of Lu You and Yang Wanli have changed from thick to light, and they have no contact. It should be that the two gradually drift away from each other due to different ideas in their later years.

In shor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ur and the delicate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s can be seen from the singing.

Key words:

Four Poets o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u You　Yang Wanli　Fan Chengda

一、 引言

南宋中興四大詩人指的是陸游、楊萬里、范成大以及尤袤四位詩人，他們的年齡相差一至三歲，皆是靖康元年前後一、二年出生的詩人。四人之間的交誼甚厚，交往頻繁，時常唱和，從他們的集子都可見互相唱和之作。[1]而當時的文人如周必大、張鎡、辛棄疾、朱熹也曾分別和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交誼。「唱和詩」是一種以交往為目的，以應制、同題、贈答、聯句為手段，展現詩人交往關係的詩歌。自從唐代之後唱和詩就是文人之間常常使用的詩體，迄宋代更是文人聯絡感情的一種寫作方式。唱和可分四種，和詩、依韻、用韻、次韻。如果奉皇帝之命唱和的詩作就是「應制詩，內容多為歌功頌德」。

這四大詩人因為年齡相近，又都前後在臨安(南宋首都)任職，交游頻繁。本文乃就這四人的文集、詩集加以爬梳，尤以唱和詩作為主要研究重點，另佐以寄贈等詩作以凸顯四大家之情誼與交往狀況，期以此深入驗證四人之深厚情誼。

二、四大詩人生平述略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宋朝越州山陰縣(今浙江省紹興縣)人。祖父陸佃，父親陸宰，宰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紹興二十三年(西元 1153)，陸游二十九歲參加進士考試，因受秦檜排擠，原本排名在秦檜孫子之前，卻落得未上榜。等到秦檜死後，陸游才被起用為福州寧德縣主簿。不久調回臨安，在臨安期間，他常向高宗提出許多積極的政治主張，但竟引起憎嫌，終被黜而回鄉。宋孝宗即位後，主戰派稍為受到重視，曾被孝宗召見過，特賜進士出身。不久，北伐失敗，

---

1 例如四大詩人中的楊萬里與尤袤二人的交誼，在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也有一些記載：「梁溪尤延之，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祕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晉宮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喜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眾皆嘆為敏確。誠齋呼延之為『蝤蛑』，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祕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一座大笑。」(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75/4。)可見二人不只情誼深厚且互開玩笑。

朝廷又向金人議和。陸游便以「力說張浚用兵」罪名，在乾道二年被免除了職務。乾道六年受到四川撫使王炎的邀請，在幕府中任幹辦公事之職，發揮他的政治才能，曾提出進取的政策。王炎在乾道八年(西元 1172 年) 八月被調回臨安，陸游的北伐願望因此也落空。淳熙二年(西元 1175)，范成大調任四川制置使，邀請陸游任參議官。由於他和范成大以前曾經共事過，又是詩文之交，彼此有很深的友誼，互相唱和，不拘禮數，又引起同僚的訕謗。同僚說他「恃酒頹放」，他也自號為「放翁」，朝廷因此將他免職。淳熙五年，陸游被召回臨安，派往江西作地方官。因為開義倉賑濟饑民，受到當權派的反對，於是又被罷職而歸。淳熙十三年，陸游又再度起用為嚴州知事。淳熙十六年改任禮部侍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又因詩歌有抗金思想被彈劾去職。從紹熙元年到嘉定三年，除了嘉泰二年曾到臨安任修史官外，他奉祠家居二十年一直住在山陰老家。其作品以《劍南詩稿》為主，《劍南詩稿》卷一至卷二十一前半是陸游於淳熙十四年刻於嚴州郡齋，陸游過世後，其幼子子遹於紹定年間又刻續稿六十七卷於嚴州。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南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縣人)。紹興二十四年，二十八歲和范成大同年登第。紹興二十六年，萬里被授與贛州司戶參軍，紹興二十九年任永州零陵縣丞。當時，著名主戰派張浚受主和派排擠，正謫居永州。萬里三次去謁見，始終不得見，後受張浚之子介紹，才受浚之接見。紹興三十二年七月，萬里把千餘首少作全部付之一炬，表示和江西詩派絕裂。紹興三十二年秋到淳熙六年，這十八年萬里仕途尚稱順利。乾道六年被任為隆興府奉新縣知縣，十月，由於右相虞允文推薦，萬里被召進京，任國子博士。隆興二年初到淳熙四年，萬里除了三年在外任官，十年閒居在家。淳熙四年春，萬里到常州任知州，在常州比較有閒暇致力於詩歌創作。淳熙六年，被任為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公事之職。《江湖集》作於紹興三十二年至淳熙四年之間，《荊溪集》作於淳熙四年至六年。淳熙六年離開常州西歸家鄉，在途中所作之詩，編輯為《西歸集》。

淳熙八年二月，他改任提點刑獄公事的職務。任職四年多的時間寫了很多廣東的風景，因此在他的《南海集》出現很多優美的寫景詩。淳熙十一年十一月楊萬里服滿被召入京城任吏部員外郎，淳熙十二年又升任吏部郎中。淳熙十三年正月，萬里轉任樞密院檢詳官，掌管監察樞密院事務。淳熙十四年十月，萬里被任為秘書少監，此為掌管圖書、國史、天文曆數等的秘書省的副長官。任職臨安期

間所寫的詩歌編輯成《朝天集》。淳熙十五年，因為萬里堅決主張張浚配饗高宗廟祀，而被貶到筠州。出知到筠州這段時期的作品結集為《江西道院集》。宋光宗即位，萬里被調回京城，作品結集為《朝天續集》。紹熙元年十一月，出任江東轉運副使，任所在建康。紹熙元年到紹熙三年的作品結集為《江東集》。紹熙三年九月萬里回到故里，開始他的退隱生活。一共過了十五年，直到開禧二年逝世。這十五年所寫的作品編為《退休集》。[2]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今江蘇省姑蘇縣)人。靖康元年生，閏十一月，金人攻陷汴京，北宋滅亡。十五歲因父母過世就擔負家庭重擔，他十年不出，直到為兩個妹妹辦完婚事。紹興二十四年，他二十九歲中進士，與楊萬里同年。紹興三十年任徽州司戶參軍。紹興三十一年到了臨安，開始躋身京官的行列。直到四十四歲，大部分都在京城任職，升遷尚順利。其中，孝宗隆興元年四月，三十八歲任聖政所檢討官，曾與陸游同官，相交甚深。乾道六年，他四十五歲出使金國，交涉收回河南陵寢與更改跪拜受書禮兩件事。由於他不畏強暴，所以不辱使命而還，受到很多人的讚佩。他還以沿途風光寫成《攬轡錄》和七十二首絕句。因為此事件，接下去的仕途尚順暢，先後派任廣西安撫使、四川制置使、沿海制置使、知建康府等。由於健康狀況不佳，晚年有九年是在鄉間度過，寫了著名的作品〈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及〈臘月村田樂府十首〉。紹熙四年病逝於家。享年六十八歲。

尤袤(1127-1194)，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任泰興縣令、江陰學官，旋內召為國史院編修。淳熙五年出知臺州府，遷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淳熙十四年，由太常少卿轉禮部侍郎，紹熙三年升禮部尚書。他在家鄉造藏書樓，名遂初堂，有《遂初堂書目》行世。《宋史》本傳稱其有《遂初小稿》六十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其《梁谿集》五十卷，早已失傳。等到清康熙年間，其十八代孫尤侗收輯散佚，得詩四十七首，文二十六篇，編為《梁谿遺稿》。

[2] 方回 《瀛奎律髓》：「楊誠齋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變。」(卷一)每一集皆和他個人任職之所在相結合。

三、陸游與楊萬里之交友關係

（一） 陸游與楊萬里唱和交誼

陸游和楊萬里相交始於淳熙十三年，這年是陸游在家居山陰五年之後，於清明時節到臨安等待召見，孝宗給他一個嚴州軍州事的職務。因為離上任還有幾個月，所以陸游在臨安府盤桓，當時張鎡、楊萬里、尤袤[3]都在臨安任職，故陸游與他們有所交往。陸游寫了一首〈簡楊廷秀〉的詩送給楊萬里，此時萬里於臨安任侍讀萬里官居為尚書左司郎，陸游至臨安待命，準備赴嚴州任：

衰衰過白日，悠悠良自欺。

未成千古事，易滿百年期。

黃卷閒多味，紅塵老不宜。

相逢又輕別，此恨定誰知。(《劍南詩稿》，卷十七)[4]

這首詩寫出兩人相見即將要離別的心情，陸游過幾個月之後就要去嚴州上任，不免惆悵。雖然是一首的五律，但情感的表達含蓄動人，最後說「此恨定誰知」又有一點無奈之感。楊萬里也和了一首詩：

官縛春無分，髯疏雪更欺。

雲間墮詞客，事外得心期。

我老詩全退，君才句總宜。

一生非浪苦，醬瓿會相知。(《誠齋詩集》卷二十一，〈和陸務觀惠五言〉)[5]

這首詩和得很恰當，情感的表達亦動人，最重要是使情感有所依歸，兩人因相知，

---

[3] 尤袤字延之，延之過世時，陸游曾寫〈尤延之尚書哀辭〉（《渭南文集》，收入《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五版。）哀悼之。從文中可知其交往亦是大約淳熙十三年開始。

[4] 本論文陸游作品皆引自陸游：《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五版)。《陸放翁全集》收錄有《渭南文集》、《劍南詩稿》、《南唐書》、《老學庵筆記》、《家世舊聞》、《齋居就記事》等陸游作品。

[5] 本論文楊萬里作品皆引自楊萬里：《誠齋詩集》(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83)。

才不會讓這輩子痛苦的。由這兩首詩可以看出陸游和楊萬里是一對好朋友，情感真誠交流。除了這一首詩，大概同時期，楊萬里又寫了幾首詩贈陸游。如〈雲龍歌贈陸務觀〉：「墨池楊子雲，雲間陸士龍。……管他玉山頹不頹，詩名於我何有哉。」又〈再和雲龍歌留陸務觀西湖小集且督戰云〉：「我願身為雲，東野化為龍，龍會入淵雲入岫。……西山金盆儘渠頹，斯遊名日方懷哉。」又〈上巳日予與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謙招陸務觀沈子壽小集張氏北園賞海棠務觀持酒酹花予走筆賦長句〉：「東風吹我入錦幄，海棠點注臙脂薄。……坐看玉頰天醉暈，為渠一醉何須問。」又〈再和〉：「大空無壁不可幄，巔風莫動花肌薄。……老眼看花花作暈，多慚猿鶴頻相問。」〈醉臥海棠圖歌贈陸務觀〉：「帝城二三月，海棠一萬株。……好箇海棠花下醉臥圖，如今畫手誰姓吳。」[6]這些唱和之作，既寫景物之盛，又相互稱讚，是有唱酬之意味。但是從詩句之中亦可見有兩人相契之處，他們一起遊過張氏北園，賞海棠。由二人集子來看，萬里留下的詩比較多，陸游留下來的比較少。[7]我們從楊萬里的《誠齋詩集》去看陸游與其交友情形，還是可以證明兩人這段時期交往頻繁。另有〈寒食雨中同舍人約遊天竺得十六絕句呈陸務觀〉共有十六首七絕是以文會友之心情與陸游分享作品。[8]

再看看下面這首楊萬里寫的詩：

今代詩人後陸雲，天將詩本借詩人。

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

鬼嘯猿啼巴峽雨，花紅玉白劍南春。

錦囊繙罷清風起，吹仄西窗月半輪。

劍外歸乘使者車，浙東新得左魚符。

可憐霜鬢何人問，焉用詩名絕世無。

---

6 以上幾首詩皆收於《誠齋詩集》《朝天集》卷二十一，卷二十一共有六首唱和詩。

7 參見朱東潤《陸游傳》，（臺北：華世出版社），頁200。

8 收錄於《誠齋詩集》卷二十二。

凋得心肝百雜碎，依前塗轍九盤紆。

少陵生在窮如蝨，千載詩人拜蹇驢。(《誠齋詩集》卷二十二，〈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

這首詩亦是楊萬里和陸游同時在臨安所作，由此可以看出楊萬里對於陸游的詩風，以及對於詩歌創作的用心，能夠深切的體會到。「今代詩人後陸雲，天將詩本借詩人」是對陸游極端的讚美。二人共同對杜甫、屈原之景仰、相互比較，都可見心志之所向。這兩首是跋詩，並以夸飾的手法來表現，極具有文學性。可是同時期陸游和楊萬里交往的情況，卻未在《劍南詩稿》出現，有些不尋常。[9]之後楊萬里又有二首〈簡陸務觀使君編修二首〉(《誠齋詩集》卷二十二)可見二人之交遊甚頻繁。

淳熙十四年冬陸游任嚴州，楊萬里寄《南海集》給他，因此陸游寫道：「俗子與人隔塵劫，何啻相逢風馬牛。夜讀楊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劍南詩稿・楊庭秀寄南海集》卷十九)道出陸游對楊萬里的讚賞，雖有往來自謙之義，但實有好評的論斷。淳熙十五年楊萬里因為上書配饗得罪孝宗，遷筠州（今江西高安），亦曾與陸游相酬答：

老禪分得破叢林，薄供微齋也不曾。

道院敕差權院事，筠庵身是住庵僧。

人間赤日方如火，松下清風獨似冰。

別有莫春沂水住，為君一滴灑千燈。(《誠齋詩集》卷二十八，〈答陸務觀道院佛祖之戲〉)

從這首詩可見二人在學禪當中能夠互相應答，分享各自的體悟，楊萬里是以比較幽默方式來應答。此時的陸游是從嚴州任滿還山陰居住。

淳熙十六年陸游回到臨安任軍器少監，楊萬里此時召為秘書少監，陸游曾寫

[9] 陸游的《劍南詩稿》今存有九千多首，詩作就是他生活環境人生境遇的最佳代言者，但此時期與萬里來往詩作未見於《劍南詩稿》。

了一首〈喜楊廷秀祕監再入館〉，詩裡面讚揚楊萬里的文章寫得絕佳，期望楊萬里擔負傳承詩學正統的責任：

公去蓬山輕，公歸蓬山重。

錦囊三千篇，字字律呂中。

文章實公器，當與天下共。

吾嘗評其妙，如龍馬受鞚。

燕許亦有名，此事恐未夢。

嗚呼大廈傾，孰可任梁棟。

願公力起之，千載傳正統。

時時醉黃封，高詠追屈宋。

我如老蒼鶻，寂寞愁獨弄。

屢動勤來遊，雪霽梅欲動。（《劍南詩稿》卷二十一）

由敘述當中可見陸游和楊萬里感情不錯，但是兩人不是惺惺相惜，而是相互砥礪的朋友，因為情感是客氣重於直抒，唱酬意味甚濃。萬里亦和了一首：

君詩如精金，入手知價重。

鑄作鼎及鼐，所向一一中。

我如駑並驥，夷塗不應共。

難追紫蛇電，徒掣青絲鞚。

折膠偶投漆，異榻豈同夢。

不知清廟茅，可望明堂棟。

生平憐坡老，高眼薄蕭統。

渠若有猗那，心肯師晉宋。

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

因君發狂言，湖山春已動。(《誠齋詩集》卷二十九，〈和陸務觀見賀歸館之韻〉)

由這首詩可以看出楊萬里對陸游的作品很讚許，並不只是應酬之語：「君詩如精金，入手知價重」極為重視陸游的作品。同時可以看出萬里是崇蘇東坡，不喜雕琢之詩風，「生平憐坡老，高眼薄蕭統」都是其文學觀點的呈現。最後說「因君發狂言，湖山春已動」亦掌握住陸游的性格與詩風之特質。兩人詩作之韻腳同，互相褒獎又相互砥礪，實令人激賞。

之後，萬里又有與陸游相和之作：

今代老龜蒙，無書遺子公。

也能將好句，特地寄西風。

遲暮甘三已，飄零笑兩窮。

絕憐張與陸，百戰角新功。

別去公懷我，詩來我夢公。

半輪笠澤月，一信鏡湖風。

豈有詩名世，而無鬼作窮。

管城信曉事，猶欲策元功。(《誠齋詩集》卷三十三，〈和陸務觀用張季長吏部韻寄季長兼簡老夫補外之行〉)

這首詩應寫於紹熙二年，楊萬里轉任為江東轉運副使所作。這時楊萬里六十五歲，二人之間的情感在此也直接表達出來，「別去公懷我，詩來我夢公」。張季長(張鎮)是陸游之好友，二人相交於陸游至四川任職時，情誼深厚。[10]由這首詩可知此三人

[10] 觀《劍南詩稿》陸游與張季長通信、唱和之作與其他陸游的朋友相比較而言是最多的，陸游與季長情誼非他人可比擬。

應是互相認識、互相有所通信。

紹熙五年(公元 1194 年)，楊萬里在家居吉水時也有寄陸游的詩，此時他已六十九歲，陸游七十一歲，兩人皆奉祠在家：

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

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

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

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誠齋詩集》卷三十七〈寄陸務觀〉)

由這首詩可知二人的情誼依然在詩中呈現出來，尤其是前四句寫得情深意切，極為動人，二人相隔兩地，六年來信息疏遠。兩人於淳熙十六年在臨安任職，至此應該是六年未見面，但是「月明千里兩相思」。由萬里的作品可見兩人之友情甚厚。[11]

嘉泰二年陸游七十八歲在〈送子龍赴吉州掾〉一詩還提及：「益公名位重，凜若喬嶽峙。汝以通家故，或許望燕几。得見已足榮，切勿有所啟。又若楊誠齋，清介世莫比；一聞俗人言，三日歸洗耳；汝但問起居，餘事勿掛齒。」稱讚益公(周必大)之名位重；稱揚楊誠齋(萬里)之清介。從此可推斷嘉泰二年游和楊萬里還有來往，從詩作可見其對於楊萬里的人品極為推崇，囑兒子與其請益。[12]之後，萬里亦曾寫過〈答陸放翁郎中書〉、〈再答陸放翁郎中書〉[13]，可見二人有書信往來。同年游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當時清議者皆非之。韓侂胄把持國政，行事風格極為令人非議，陸游竟然為其撰寫〈南園閱古泉記〉。

（二）陸游與楊萬里絕裂之原因

二人的唱和作品之中，楊萬里對於陸游的情感表達比較直接、濃烈，陸游對

---

[11] 觀看同期的《劍南詩稿》並無與萬里一樣寫友情深厚的作品，而萬里的《誠齋詩集》存留下來的寄陸游的詩有好幾首，此種情況值得玩味。

[12] 此首收入詩稿卷五十。另外在慶元六年(陸游七十六歲)寫了一首詩〈江東韓漕晞道寄楊廷秀所贈詩來求同赴作此寄之〉(《劍南詩稿》卷四十三)，可見互有來往，韓晞道是韓琦的昆孫，寓居紹興。《誠齋詩集》卷四十亦有〈送韓漕華文移節江東〉，可旁證二人有所交往。

[13] 二封書信皆收錄於《誠齋集》卷六十八。(北市：台灣商務，2011)

於楊萬里的情感比較含蓄。陸游是一個極為熱情的人，對於朋友的用心亦是隨處可見到的，例如和范成大的唱和以及成大離開四川，陸游一路送行至邊關，都可見其對朋友用情深厚。[14]其次，陸游作品無論是對國家之滿腔熱情[15]、父子親情之交流、夫妻愛情之抒發都寫得動人心扉，為何與萬里之唱和作品傳世不多，頗值得思索。而總觀萬里全部作品表現的情感比較理性，有時帶著一些諧趣，卻在與陸游的唱和中表達出比較濃厚之情感，亦頗值得玩味。[16]唱和之作應是情感的交流，不可能對方未回應，只是單方面的自作多情。所以筆者推斷陸游的詩作可能未編選入詩稿中，其中兩人情感一定生變。[17]

筆者評斷陸游與楊萬里的友情非惺惺相惜，而是揉合著自恃皆高，相知、卻不太相投的特質。晚年的楊萬里詩集中未再出現和陸游唱和之詩，相對的，陸游也未再出現唱和詩。嘉泰二年游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當時清議者皆不以為然，應是兩人情感變化的關鍵點。韓侂胄起先找楊萬里寫南園記，許以掖垣，萬里予以拒絕，韓氏再找陸游撰寫。[18]前人臆測楊萬里以為陸游向當權派屈服。以萬里的個性應是對此事有其自己的論斷，所以影響兩人之間的往來。《宋史》言萬里聽聞韓侂胄倉促伐金，慟憤而逝[19]，可見他本人對韓侂胄行為相當痛心、很不齒的。這一段經過在陸游的詩集、文集當中未透露隻字片語，萬里過世(開禧二年，公元 1206 年)陸游也未寫作懷念萬里的文章，可推想二人之微妙的關係。觀看陸游的《劍南文集》、《劍南詩稿》可知與其交游的好友，如周必大、范成大、朱熹、

---

14 如《劍南詩稿》卷八之〈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送范舍人還朝〉皆為感人之作，情誼深厚。

15 陸游的詩作在家國之恨、復國情懷之題材表現上極為出色，梁啟超《飲冰室全集•讀陸放翁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16 清呂留良等選輯的《宋詩鈔・誠齋詩鈔》之小傳提及萬里詩：「見者無不大笑，嗚呼，不笑不足以為誠齋之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7 萬里和陸游詩，按理說陸游應先有詩作，萬里才可能相和。但《劍南詩稿》卻未有存詩。《劍南詩稿》前半部是陸游與長子編輯，全書完整出刊是由陸游之長子子虞編輯，筆者猜測可能是經過選擇，而非單純亡佚而已。

18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楊萬里傳說：「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19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楊萬里傳〉：「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

尤袤過世後陸游都曾寫詩文悼念。[20]惟獨楊萬里過世，陸游未留詩文悼念，由此可推斷兩人於晚年已形同陌路。而這其中的關鍵處就在於陸游認同韓侂胄政治主張，韓氏以北伐金國為號召作為鞏固權力的基礎，正與陸游一輩子矢志北伐的志向不謀而合，陸游因韓氏邀請曾出來修孝宗實錄(嘉泰二年)，並為韓氏新居南園撰記，亦曾在韓氏生辰寫詩讚美之。[21]陸游是因為相信韓侂胄有心北伐，而不管韓氏是以卑鄙的手段得到政權。陸游不見得完全認同韓侂胄，但「北伐」是其一生最大志願，韓侂胄最有機會幫他完成，因此他不排斥接近韓氏。[22]甚且游之子功名未就，做父親的他當然也想為兒子鋪路。相反的，楊萬里就不如此認為，他不屑韓氏的為人，筆者猜想這是陸、楊交惡的關鍵點。 [23] 陸游的《劍南詩稿》是經過大兒子子虞編輯的，有些和楊萬里唱和詩應有刪除剪裁，和萬里唱和的數量明顯是少了一些。

四、陸游與范成大、尤袤之交友情況

陸游和范成大時的交往，應是從紹興三十二年始，兩人都在臨安任職。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范成大被調任為四川制置使，邀請陸游為參議官。兩人感情很好，還因為飲酒多議論，不拘禮數，為同僚所忌，陸游被免職。陸游卸下參議官，依然留在成都，和成大時有唱和：

榆枋正復異鵬飛，等是垂頭受鼐韈。

坐客笑談嘲遠志，故人書札寄當歸。

醉思蓴菜黏篙滑，饞憶鱸魚墜釣肥。

誰遣貴人同此夜，夜來風月夢苔磯。(《劍南詩稿》卷七，〈和范待制月有感〉)

---

[20] 觀《渭南文集》有〈祭朱元誨侍講文〉(朱熹)、〈祭周益公文〉(周必大)、〈尤延之尚書哀辭〉(尤袤)，《劍南詩稿》有〈夢范參政〉、〈范參政挽詞〉(范成大)。《渭南文集》收錄於《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五版。）

[21] 《劍南詩稿》卷五十二有一首〈韓太傅生日〉，今〈南園記〉未收入《劍南文集》中，不知游以何種方式呈現韓氏之南園。

[22]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陸游傳有引朱熹之說：「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牽挽，不得全其晚節。」

[23]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楊萬里傳〉說：「為人剛而褊」可見楊萬里的堅定與固執。

策策桐飄已半空，啼蟹漸覺近房櫳。

一生不作牛衣泣，萬事從渠馬耳風。

名姓已甘黃紙外，光陰全付綠尊中。

門前剝啄誰相覓，賀我今年號放翁。(《劍南詩稿》卷七，〈和范待制秋興〉)

這兩首詩是陸游和范成大在四川共事時所作的，其中有對自己遠志的感嘆，也有暫時放縱的自我解嘲，陸游在此表現他豪放的那一面。就在此時，因為同僚的譭謗，陸游更以放縱的一面示人，並自號「放翁」。[24]與范成大又有其他的唱和之作：

歲月如奔不可遮，即今楊柳已藏鴉。

客中常欠尊中酒，馬上時看簷上花。

末路淒涼老巴蜀，少年豪舉動京華。

天魔久矣先成佛，多病維摩尚在家。(《劍南詩稿》卷八，〈和范舍人書懷〉)

這首詩寫出陸游的感嘆，在巴蜀期間雖有自己的抱負，但是歲月如梭，抱負無法施展，感觸特別深，對於自己和成大都未能看透功名，心有戚戚焉。

淳熙四年六月，成大東還，陸游來送行，從成都到青城，經過新津，直到眉州。陸游留下好幾首作品：

風驅雨壓無浮埃，驂驔千騎東方來。

勝遊公自輩王謝，淨社我亦追宗雷。

旻山樓上一徙如，如地始闢天始開。

廓然眼界三萬里，山一螘垤水一杯。

世間幻妄幾變滅，正自不滿吾曹台。

---

24 陸游的詞有言：「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長相思〉上片)

丈夫本願布衣老，達士詎畏蒼顏催。

君看神君歲食羊四萬，處處棄骨高成堆。

西山老翁飽松麥 ，造物賦予何遼哉。(《劍南詩稿》卷八，〈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

這首詩先描寫青城道中之景色，極為生動鮮活。「廓然眼界三萬里，一螘垤水水一杯」活用對比手法。接著發抒自己感受：大丈夫本希望以布衣終老，但也懼怕歲月的催促，他又接著寫：

平生嗜酒不為味，聊欲醉中遺萬事。

酒醒客散獨悽然，枕上屢揮憂國淚。

君如高光那可負，東都兒童作胡語。

常時念此氣生瘿，況送公歸覲明主。

皇天震怒賊得長，三年胡星失光芒。

旄頭下掃在旦暮，嗟此大議知誰當。

公歸上前勉畫策，先取關中次河北。

堯舜尚不有百蠻，此賊何能穴中國。

黃扉甘泉多故人，定知不作白頭新。

因公併寄千萬意，早為神州清虜塵。(《劍南詩稿》卷八，〈送范舍人還朝〉)

這首詩寫陸游的雄心壯志，語氣慷慨，他也把這種心情和成大分享，把期望寄託在成大身上。最後二句「因公併寄千萬意，早為神州清虜塵」是其對成大最高的祝福。

以上幾首詩都是在送別時所作，陸游對成大是戀戀不捨，只因范成大了解他的雄心壯志，此去不知何時能見得到面？陸游在范成大的友情之中更能肯定他的壯志，范成大東還，除了情感上失去依歸，更是失去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陸游的悲傷心情在詩中表露無遺。

紹熙二年陸游曾在〈次韻范參政書懷〉其一提及：「萬里曾遊雲棧北，一庵今臥鏡湖西。殘年老病侵腰膂，那得隨人病夏畦。」寫出其對過去在蜀地的生活的懷念。[25]

紹熙五年不幸范成大過世，享年六十八歲，此時陸游七十歲奉祠在家，陸游寫了一首〈夢范參政〉：

夢中不知何歲月，長亭慘淡天飛雲。

酒肉如山鼓吹喧，車馬結束有行色。

我起持公不得語，但道不料今遽別。

平生故人端有幾，長號頓足淚迸血。

生存相別尚如此，何況一旦泉壤隔。

欲懷雞黍病為重，千里關河阻臨穴。

速死從公尚何撼，眼中寧復見此傑。

青燈耿耿山與寒，援筆詩成心欲裂。（《劍南詩稿》卷三十）

陸游面對范成大的過世心中悲慟，「平生故人端有幾，長號頓足淚迸血」撼人心肺。連晚上作夢都夢到以前相聚的情景，可見其對范成大有一分深刻情感。最後四句更是寫出他的椎心之痛及痛不欲生的感覺，「援筆詩成心欲裂」是他胸中之吶喊。范成大和他在成都的那一分情誼，令他永生難忘。他也為范成大寫了一首挽詞：

屢出專戎閫，遄歸上政途。

勳勞光竹帛，風采震羌胡。

籤帙新藏富，園林勝事殊。

---

25 〈次韻范參政書懷〉共有十首，除了報告近況、心情，更寫出以前共事之情誼。見《劍南詩稿》卷二十四。

知公仙去日，遺恨一毫無。(《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范參政挽詞〉)

這首詩表彰成大的功勳，認為成大過世是一件很遺憾的事。這首詩是「挽詞」，在情感表達上比較內斂含蓄，和前面那首〈夢范參政〉情感表達有所不同。

陸游和范成大的感情是屬於志同道合，又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在四川的時光是他們這輩子感情最融洽的一段時光，陸游雖然在成都的官職已成閒缺，但和成大卻有密切的情感交流。尤其是范成大返東，陸游一路上送行，兩人所表現的情感真摯動人。兩人的惺惺相惜之間，更可以看見陸游的熱情，對於兩人友情盡情的抒發。

又及，南宋四大家互相交誼甚深，陸游除了與萬里、成大情感深厚，其實和尤袤亦有所交往，曾為尤袤寫一首詩，亦曾憶及與其相處情景：

露箬霜筠織短篷，飄然來往淡煙中。

偶經菱市尋溪友，卻揀蘋汀下釣筒。

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

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劍南詩稿》卷三十四，〈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至能李知幾尤延之同集將亭諸公請於賦詩記江湖之樂詩詩成而覺望數字而已〉)

這是一首詩幾個好友的情誼，最後二句「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從尋常問候帶出自己對朋友的思念。尤其是這首詩是陸游已是七十老翁對好友的思念，淡筆寫濃情。

五、楊萬里與尤袤之交友情況

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中楊萬里和尤袤亦相知甚深。楊萬里有詩云：

淮南使者郎官星，瑞光夜燭荊溪清。

平生龐公不入城，令我折卻屐齒迎。

交遊雲散別如雨，同舍諸郎半為土。

二老還將兩鬢霜，三更重對孤燈語。

向來南宮綾錦堆，南窗北窗桃李開。

先生誦詩舌起雷，一字不似人間來。

剡藤染出梅花賦，句似梅花花似句。

幾年金鑰秘銀鉤，玉匙不施恐飛去。

秋風呼酒荷邊亭，主人自醉客自醒。

儂能痛飲渠不飲，飲與不飲俱忘形。

鬢今如霜心如水，功名一念扶不起。

儂歸螺山渠惠山，來歲相思二千里。(《劍南詩稿》卷十一，〈謝尤延之提舉郎中自山惠訪長句〉

這首詩應是楊萬里於常州（江蘇南部）任內（淳熙五年）和尤延之唱和所寫，尤延之時於臺州（今浙江臺州市）任內，此時尤延之來常州與其會面，兩人互有唱和。此詩寫出兩人深厚的情誼，而且兩人相知甚深。

楊萬里又有詩云：

錫山詩老立層宵，黃竹賡歌宴在瑤。

有客夢中聞雪作，曲肱篷底信船搖。(雪時予方解舟三衢)

遙知瑞葉飄香袖，笑向梅花趁早朝。

未嘆山人負猿鶴，負渠縮項與長腰。(《誠齋詩集》卷二十一，〈追和尤延之檢詳紫宸殿賀雪〉)

這首詩寫他聽到紫宸殿下雪的心情。先寫尤延之在宴會中逢雪，而萬里在舟中聞雪，最後寫如果能他變成一隻猿，尤延之帶著他去觀賞雪景也不錯。[26]又有詩云：

[26] 之後萬里又有〈二月望日遞南宿和尤延之右司郎署疏竹之韻〉、〈尤延之和予新涼五言末章有早歸山林之句復和謝焉〉兩首和尤袤之詩。(《誠齋詩集》卷二十一)

昨日茱萸未吐香，今朝籬菊頓然黃。

浮英泛蕊多多著，舊酒新醅細細嘗。

節裡且追千載事，鬢邊管得幾莖霜。

正冠落帽都兒態，自笑狂夫老不狂。（《誠齋詩集》卷二十一，〈九日即事呈尤延之〉）

這首詩先寫昨日之茱萸還未開，今天的菊花已黃，花應好好的欣賞，酒也細細嘗。後寫鬢邊一些白髮不必理它，自己的模樣可笑也無甚要緊。這首詩楊萬里表達自己看法：要享受生活樂趣，不必太注意儀容細節。

楊萬里又有詩云：

雪花將瑞獻君王，晴早銷遲戀建章。

不肯獨清須帶月，猶嫌未冷更吹霜。

雪妃月姊晏群仙，珠閣銀樓集玉鸞。

老子來看收不徹，梅稍拾得水晶盤。（《誠齋詩集》卷二十一，〈早朝紫宸殿賀雪呈尤延之二首〉）

這兩首詩寫紫宸殿慶賀下雪的情景，第一首著重在雪中的有月色、下雪之前還下著霜。第二首雪和月互相輝映的美景，而且寫出梅梢已有一些冰結著。兩首有承接的關係。由詩題來看，楊萬里對於延之有相當大的尊敬之意，兩首詩呈現出一片祥瑞之氣氛。

以上三首應是作於淳熙十三年，卷二十一是〈朝天集〉，楊萬里在臨安做秘書監並兼太子侍讀，尤袤在臨安為太常卿，所以互相唱和的詩比較多。因為二人都在臨安任重要官職，這些詩不免有些官場相和的意味在。

再看以下兩首詩：

漫仕風中絮，歸心水上鷗。

把茅新結屋，藜杖舊經邱。

花底春勾引，燈前夜校讎。

何如添我住，二老更風流。

詩瘦如山瘦，人遐室更遐。

荒林庾信宅，古木謝敷家。

醫國君臣藥，逃名子母瓜。

只愁歸未得，緣卻白鷗沙。（《誠齋詩集》卷二十二，〈題尤延之右司遂初堂二首〉）

這兩首詩描寫尤延之遂初堂的情景，第一首寫遂初堂是一間平常的茅屋，但是前後有花圍繞，尤延之就在燈前校讎。希望尤延之邀請他來住，就更增加生活趣味。第二首寫尤延之詩風和屋四周圍景色相呼應，後寫這裡是一個隱居的地方。[27]

楊萬里又有詩可見兩人之交往情況：

南漪亭上據胡床，不負西湖五月涼。

十里水風已無價，水風底裡更荷香。

金杯玉酒沉寒冰，青李來禽尚帶生。

不是此間無暑氣，湖風吹取過臨平。（《誠摘詩集》卷二十四，〈同尤延之京仲遠玉壺餞客〉

這兩首詩和京仲遠、延之餞別客人所作，第一首寫五月西湖之美，風吹來，荷花開了，荷香宜人。第二首寫此時的天氣已相當熱，連酒也要冰凍，但是西湖的風

[27] 之後楊萬里又寫了〈跋尤延之右司所藏光堯御書歌〉、〈尤延之檢正直廬窗前紅木樨一小株盛開戲呈延之〉、〈新寒戲簡尤延之檢正〉、〈跋尤延之山水兩軸二首〉等詩，由此可見兩人交往很頻繁。以上四首詩參見《誠齋詩集》卷二十四。

吹來很涼爽。[28]

楊萬里又有詩云：

梁溪歸自鏡湖天，筆捲湖光入大篇。

傾出錦囊和雨濕，炯如柘彈走盤圓。

許分句法何曾付，自笑蕪辭敢浪傳。

兩集不須求序引，祇將妙語冠陳篇。（《誠齋詩集》卷二十六，〈偶送西歸朝天二集與尤延之蒙惠七言和韻以謝之〉）

這首詩是和尤延之詩而寫。先誇獎他的詩寫得很好，而且是文思泉湧，文筆圓潤流暢。楊萬里送這集給他看，不是為了求序，只是希望有一些妙語冠陳編，妙語是指延之之語，陳編只是楊萬里自謙之詞。這首詩表現出唱和詩的聯絡情意的寫作特色。

以上幾首詩應是楊萬里於淳熙十四年在臨安任職和尤袤唱和所作。由詩句可以看出，他們互相唱和，雖免不了有些應酬句，但感情還是相當好的，尤其是二人有互開玩笑的雅量，更增加兩人的生活情趣。

又有兩首詩也可見他們的生活樂趣與茶也有相關連：

詩人可笑信虛名，擊節茶芽意不輕。

爾許中洲真後輩，與君顧渚敢連橫。

山中寄去無多子，天上歸來太瘦生。

更送玉塵澆錫水，為搜孔思攪周情。（《誠齋詩集》卷二十八，〈寄中洲茶與尤延之延之有詩再寄黃檗茶仍和其韻〉）

與君鬢髮總星星，詩句輸君老更成。

---

[28] 這首詩是五月所寫，九月又有一首〈九月十日同尤延之觀淨慈新殿〉（《誠齋詩集》卷二十五），可見兩人交往甚相投。

別去多時頻夢見，夜來一雨又秋生。

故人金石情猶在，贈我瓊瑤雪似清。

誰把尤楊語同日，不教李杜獨齊名。（《誠齋詩集》卷二十八，〈延之寄詩覓道院集遣騎送呈，和韻謝之〉）

這兩首詩表現出二人的交往頻繁，雖然相隔兩地，但是運用書信往來也能連絡情感。第一首除了表達思念之情，還寫送上黃檗茶以表情意。第二首寫二人年紀漸大，但是情感與日俱增，所謂「古人金石情猶在」。最後還自栩二人和李杜齊名。

楊萬里又有詩云：

蘇州欲見石湖老，到得蘇州發更了。

錫山欲見尤梁溪，過卻錫山元不知。

起來靈巖在何許，回首惠山亦何處。

人生萬事不可期，怏然卻向常州去。（《誠齋詩集》卷二十九，〈五更過無錫寄懷范參政尤侍郎〉）

這首詩是萬里經過無錫懷念范成大和尤延之之詩，其中寫出旅途奔波之中悵惘，想見老友卻都錯過，但是他又自我安慰「人生萬事不可期」。由題目可知萬里與范成大、尤袤有所交誼，情意頗深厚。

楊萬里又有詩云：

惠山一別十年強，雪後精神老更蒼。

白玉屏風三萬丈，半天遮斷太湖光。

惠山孤絕未為孤，下有詩仙伴卻渠。

占斷惠山妨底事，無端更占洞庭湖。

平生玉樹伴蒹葭，晚歲春蘭隔菊花。

咫尺遂初堂下水，寄詩猶自怨人遐。(《誠齋詩集》卷三十，〈橫林望見惠山寄懷尤延之三首〉)

惠山在今江蘇無錫市西部。這三首詩寄懷延之，第一首先點出自從離別之後精神甚佳，再寫橫林之美景。第二首寫在惠山的孤獨心情。第三首寫晚來和朋友分隔，遂初堂雖如咫尺一般，寄詩給延之還是覺得相隔遙遠。

以上應是楊萬里在淳熙十五年後被貶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當知州，和尤延之書信往訪所作，可見萬里和延之感情依然不錯。

萬里和尤延之的感情甚篤，互相戲謔而不為意，由下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梁溪尤延之，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間，誠齋為祕書監，延之為太常又同為晉宮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喜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眾皆嘆為敏確。誠齋呼延之為「蝤蛑」，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祕監錦繡腸亦人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一座大笑。(《鶴林玉露》)[29]

可見楊萬里、延之都是喜歡開玩笑，二人也有接受戲謔之雅量。《鶴林玉露》的記載可見一斑。

楊萬里與尤延之的交遊，在臨安為官為主要的關鍵點，兩人在唱和中可見兩人互動頻繁，情感表達真摯。

六、結論

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是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他們生於靖康之難前後，都活躍於南宋初年，其作品傳承北宋並影響南宋的詩風，除尤袤全集留下的詩作較少，其他三人詩作傳世者甚夥，詩風各有所長。尤袤是有名的藏書家，不幸他的作品卻亡佚，大部分都沒有保存下來。他們四人曾經在臨安一起任職過，他們

[29]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四庫全書》865：台灣商務，1987。)

的情感是以文會友的方式來進行，唱和詩多，從唱和詩中可見他們的文采以及情感真摯的一面。雖然唱和之作有些是應酬之作，有些卻是情誼交流最直接方式。南北宋之交的詩壇活動益頻繁，承接著元佑詩風，也警惕著它們的消極元素，所以詩風不斷的改革，糾正江西派末流的弊病。我們從南宋四大家的詩作也能窺探一二。[30]

從他們的詩集中相較而言，陸游和范成大情誼深厚、惺惺相惜，以至范成大去世。陸游和范成大的感情是屬於志同道合，又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在四川的時光是他們這輩子感情最融洽的一段時光。楊萬里、尤袤二人因為同時於臨安任職時間較長為主要關鍵點，除了唱和之作甚多，並有一些趣聞流傳下來。兩人在唱和中可見兩人互動頻繁，情感表達真摯。最耐人尋味是陸游與楊萬里的友誼。二人的唱和作品之中，萬里對於陸游的情感表達比較直接、濃烈，陸游對於萬里的情感比較含蓄。陸游是一個極為熱情的人，對於朋友的用心亦是隨處可見到。陸游與楊萬里兩人情感由濃轉淡，以至毫無來往，應是兩人至晚年因理念不同而漸行漸遠。嘉泰二年陸游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當時清議者皆不以為然，應是兩人情感變化的關鍵點。

唱和作品是文人之間切磋詩藝、交流思想、傳達情感、展示自我的重要方式，但這其中也不乏存在虛與委蛇的應酬之作。透過本文所列舉詩文之交叉比對，可見中興四大詩人之間交誼之狀況，他們的唱和詩有些雖有應酬之成分，但是交流思想與傳遞情感是他們的特點，也能從中去體現個人的文學才華。總之，四大家身處南宋初年，政情不穩，卻有幸相識而交誼，雖然唱和或寄贈之作有應酬或聯誼之意涵，但從唱和等作品中得出極動人之情誼關聯地圖樣貌。

---

30 郝天培:〈淺論南北宋之交詩歌創作的整體過渡現象〉，(《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8卷2期，2010/2)，頁69。元佑詩風是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詩風，黃庭堅之後的江西詩派卻流於生硬艱澀，南宋四大詩人無此缺點。

重要參考文獻

一、專書

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臺二版。

朱東潤：《陸游傳》，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范成大:《石湖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陸游：《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 五版。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

陸游著：《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12。

歐小牧：《陸游年譜》(修訂本)，四川：天地出版社，1998/3。

劉維崇：《陸游評傳》，臺北：正中書局，1970 臺四版。

楊萬里：《誠齋詩集》(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83

黃啟方：《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叢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張健：《南宋文學批評資料叢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80/10。

羅大經：《鶴林玉露》，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75/4。

二、期刊論文

宋邦珍：〈論陸游、楊萬里之交誼〉，《國文天地》247 期，21 卷 7 期，2005/12。

呂肖奐：〈宋代唱和詩的深層語境與創變詩思—以北宋兩次白兔唱和詩為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 2 期。

彭庭松：〈楊萬里與尤袤交游考論〉，《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 卷 3 期，2009/3。

張艮：〈尤袤交游考略〉,《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3 卷 9 期，2008/9。

郝天培:〈淺論南北宋之交詩歌創作的整體過渡現象〉,《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8 卷 2 期，2010/2，頁 67-69。